

徘徊在白萩的詩林間

小克



翻開白萩的詩集「天空象徵」，每一次，總去看後面那篇「自語」：我還要流淚，在詩中流浪我的一生。我決不在一個定點安置自己，我的歷程就是我的目的。在地不線外空無一物，我還是要向它走去。

白萩的詩，是白萩的聲音。他詩的語言不斷地達到新的境界。就他已出版的詩集而言，「蛾之死」是一個階段，「風的薔薇」是一個轉變，「天空象徵」又是一個轉變。其實在這三個詩集之後，白萩仍在路上，他流浪，像蛾飛馳於這世界之上，像鷹或者雁，也像風。雖然蛾往往從黑暗的心房出來，在無情的光明在惡毒的燃燒中死去；雖然鷹來自遼藍的長空，去向遼潤的自由卻為禁錮的鏈索，留下頹然的沉默，變了一隻「囚鷹」；但白萩在創作世界的飛翔沒有疲憊。在「自語」裏他一開首就說我們需要檢討我們的語言。白萩確實做到他已為自己定下來的嚴格的眼光；在「天空象徵」之後，白萩的轉變在他CHANSONS（「胡說」十八首，刊「笠」第34至36期）組詩裏期，顯示他「對我們所賴以思考和表達的言語，給予警覺的凝視和解剖。」

可以看到，他的語言達到另一個新層面，以直接的，日常簡易性的和新的適當的關聯使用，就是他的「火鷄」——「庭院事」（刊「笠」39期）、「塵埃集」四首（刊「笠」40期）和「隨手拈來」八首（刊「月之芒」詩宗第四號），都不斷表現操作語言尋找新關聯的能力來。他為鄭炯明的詩集「旅途」寫的序提出「詩的語言」正表示出他的要求。從早期的「蛾之死」到近

白萩的詩，從每個時期看來還是隱約地可見內涵的拓展擴張和潛伏待發的脈搏，這並不是指其重覆和約定的必然性，但在「隨手拈來」的詩組裏——「芽」裏的：「驚鷲刺目地飛盡了

整個天空的孤獨」；「樹」裏的：「老枝伸進風裏不甘心地擾動這冷淡的世界」；「半邊」裏的：「世界祇醒來半邊，鳥便在空中到處宣揚」；「秋空」裏的：「你開門走進世界裏，碰見一朵蒲公英在風中欲把心願埋向遠處」；「有人」裏的：「有人對着天空深處點叫自己的名字自己大聲的答應」；「驚鷺」裏的：「一顆星闖進黃昏放哨，還見你悠哉獨自飛你的天空」；和「一人」裏的：「哨哨和葬列，從黎明中回來，世界已消失了一人，新美街仍然醒來，從事生活。客棧的野鷄嘔嘔啼叫，從雌體中拔出，便陷進男人的孤獨」。我們看見他過去詩中的意象在這裏再生。

在「天空象徵」的「雁」裏，白萩說：

我們仍然活着。仍然要飛行

在無邊際的天空

地平線長久在遠處退縮地引逗着我們

活着。不斷地追逐

感覺它已接近而抬眼還是那麼遠離

天空還是我們祖先飛過的天空

廣大虛無如一句不變的叮嚀

我們還是如祖先的翅膀。鼓在風上

繼續着一個意志陷入一個不完的美夢

我們仍然活着，所以思想生成了。在世界裏，有很多問題引起我們思索。生，是命定的麼？生下來在這個世界活着，現實早就等着我們，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面對，而我們流浪，我們安居，我們找尋，我們放棄，我們選擇獨據一隅，我們奔向遠方；這，可不是生命歷程的部份嗎？愛情、信仰、希望、家庭、社會、國家、朋友……還有你自己。在世界裏發生着一切，而這是一個如何的世界？盡頭呢？是未知，在人方面，盡頭是死，是的，死。但答案還是問號。生存與死亡不管是不是白萩詩的主題，但他的詩裏都孕藏着這樣的問號，他的詩都常有衝突的對峙，生和死，愛和恨，內界與外界，飛躍與沉淪——那命運的迹線。

從「我們是海上新處女地的開拓者」而懷有「火的理想，被軟困於現實的冰冷的水，不能躍出這世俗殘酷的陷阱，可憐的被玩賞的金魚」，因為「吸不自由的空氣，缸的圓極窒息了直往的路向」，這般的艱難和挫折，可憐的魚，是生命的不自由，因此就產生了「為何不長對翅膀呢」的問號來，這是「金魚」，「蛾之死」時期裏的一首。「蛾之死」其實是一首長詩的題目，白萩在「由詩的繪畫性談起」一文（參閱洛夫、張默、痲亞主編的「中國現代詩論選」一書，大業書店刊行）就很清楚表示原詩的意念，蛾突然在無邊黑暗的洞穴（人從母體內

走出)醒了，這首詩表現蛾闖入這個世界中，從突獲光明的激越之情和無限光明歡樂中，歷程之後如何在一瞬間其生命終結。就像他同期的「飛蛾」：

我來了，一個光耀的靈魂

飛馳於這世界之上

散播我孵育的新奇的詩的卵子

但世界是一盞高燃的油燈

雖光明，却是無情

啊啊，我竟在惡毒的燃燒中死去……

生命的過程是相似的，因為死是生命的盡頭。生命的過程該才是生命的內容吧？白荻幾個時期裏的詩都不祇一次的探觸相同的問題，不是單一的，而是多元的。因為他克服了詩的語言，表達時總是動聽和適當地達到預期的效果。他眼中的世界是怎樣的世界？他的詩，人與物是交錯的，人與物的視點是交錯的。在蛾，世界是一盞高燃的油燈；但在白荻「天空象徵」時期的那首「蛾」，却又有另一種拓展，雖然結果還是死，但意境已經高昇了：

在我幽暗的內部

去做一個夢

夢見一片透明的天空
一對飛翔的翅膀
他要去擁抱

他咬破了我的外部

不聽我的勸告

闖入了這個世界

他說：這個世界很溫暖

這個世界很光明

不像我幽暗的內部

有一夜，他又在蠟燭上

試着世界的溫暖

却被燒成燼

永不回來

這詩帶有幽默感與無可奈何的苦况是很明顯的，但悲涼的意味就濃重得多了。

說到「蛾」，我們想到「給洛利」之四「燈」中的「你就等待擁抱，當飛蛾向光焰中覓求安息」。當那光焰是愛情的溫

暖，即被燒成灰燼也甘心。白萩在三個時期的詩集裏都寫到愛情，而後來的 CHANSONS 却更明朗，也和現實更貼近，年輕的愛和之後的婚姻生活不同了。

在「蛾之死」時期的「噴泉·金魚」，金魚與紅薔薇同是作授戀人的贈予信物；愛情的燃燒和熄滅，生命的誕生成長和失落為經不同生息來去互通的麼？飛躍與沉淪是心境的蛻化吧？給洛利未十首裏的愛情是生命的渴求：

緊緊擁抱着吧，生命的根枝呵，用信念的葉蒂。

愛情的種子怒放開來，是蒲公英也是紅薔薇。但那也祇是過程的一部份吧。

於是你不再尋求這天地間對你有何關聯

活過，愛過，一切生長都把眼簾垂落

讓光輝散入無語的河中流入蒼冥……。

這是「夕暮」的感懷，前端還是「往昔的一切，現在與未來讓它靜止，就如停息在你面頰上的一片夕陽，你感到追求的是那麼廣大無際，而現在讓你輕易地將它觸及」。本來是抱着滿懷的熱望，而現在却顯得那麼悲涼，為什麼呢？沒有了愛，生命只剩蒼茫，流浪是無可奈何的選擇麼？

走出去

穿過冰冷的日子

不做叩門的人

而是向黃昏走去的流浪者

在「夕暮之門」中宗教的象徵受到懷疑，不做那個叩門的人而跑去流浪，為什麼？這個問題的演繹，在「天空象徵」時期又起了新的擴展，沒有神，否定了的答案，人的歸宿呢？這個時期（詩集裏分了三個部分：一、以白晝死去，二、阿火世界，三、天空與鳥。）『阿火世界』裏的「向日葵」：

阿火要去播種

在覆雪的山坡……

耐心地過了一個夜

大家來看他的謎：

他把自己種在穴裏

祇剩下頭部看着太陽

像一株向日葵

種植生命？寓意的安排，人只能靠自己建造。「天空不是老爹，天空已不是老爹」（「天空」）這是肯定的訴說，神嗎？沒有。因為「天空必有母親般溫柔的胸脯。那樣廣延，可以感到鮮血的溫暖，隨時保持着慰撫的姿態。而阿火輪在撕碎的花朵般的戰壕為槍所擊傷。雙眼垂死的望着天空，充滿成爲生命的懊恨」。為什麼？在另一首「天空」裏接着是：

不自願的被出生

不自願的被死亡

然後他艱難地舉槍朝着天空

將天空射殺。

沒有比這更悲愴的了。將天空射殺。這一切的生靈是命定的麼？生命與世界是一個對立的局面。在「形象」裏呼問的逼切：「我是一個人」，誰來證明？

於是他的影子從山後走來

這是一條無人的路

一條蛆蟲的阿火走着

他的影子走着

終於相遇

「啊，妻啊，妻啊

你是一條蛆」

人的原形只不過是一條蛆蟲。近的現實迫你，遠的自由使人恐懼。內界與外界總是對立，「在這暗房的世界我的內部亦有暗房，沒有脚步叩响其間。啊世界，我們誰是真實？」（「貓」）這是無休止的呼問吧？

「野草」中說「我們只是一株野草」，就是這麼卑賤和渺小，「天空與鳥」的「祇要晨光醒來」裏這樣說：「祇要你從黑

暗中醒來，我們便已死去，帶上面具，做一個無所謂的人。」

這好像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，做一個無所謂的人，一種妥協麼？外界自由却充滿敵意和不安全，還是死心做一隻「囚鷹」或者是「金絲雀」呢？

把整個世界關在櫃外

那是不可信賴的陌生人

充滿窺探的眼

竊聽的耳

遺忘自己的存在吧

立在空中隙地帶的一隅

將生命消磨吧

「風的薔薇」這首長詩同樣是訴說生命的被命定地存在的

無可奈何：

站着，我是風裏的生命

站着

無可奈何地站着

被命定地

成爲一株薔薇

無可奈何地要站在

這裏

你只是你，命定的生存，無可奈何的選擇，表現一點點意志，而人像薔薇在風裏站着，像樹般站着如一支入土的樁釘，

這是我們立身之點的土地，我們的墓穴（「樹」），這也就爲什麼後來的阿火將自己栽種，像一株向日葵了。在「爆裂肚臟的樹」裏馬上給人面對死亡，但是人們凝望的穹蒼呢？

而天空睜着盲目

無雲霞，無影像，無事件

「曇花」裏白菽就更顯化的給人死亡的信息了。曇花可不像蒲公英、薔薇和向日葵等了，但存在於一瞬與萬年同樣不能面對死亡的自由的。

白菽年青的愛，到了後來，因現實而蒙上一層自諛和幽默，在無可改變的現實面前，只有接受它，說兩句自嘲的話：

生活是辛酸的

至少我們還有做愛的自由

兒子呀，不要窺探

至少給我們做愛的自由

好給酸澀的一生加一點兒甜味

來世再爲你做市長大人

（「新美街」）

直接的日常生活的語言，被白菽安插進他的詩裏完全變爲一種全新的感覺，在他 CHANSONS 組詩裏全部是這種在我們

的面前閃亮着戲謔的苦臉。看看那首鮮明的「單行道」裏說的「人生是不能回頭的單行道」吧。

這樣的人生是生命的飛躍與沉淪的中間色，生活是辛酸的，就這樣活下去，就這樣？還是不服氣？因爲地平線外空無一物，我還是要向它走去？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和對立，像世界一切的美醜永遠同時存在。在合上白菽的詩集前，再看一首「漂浮」吧，天已早亮了：

黃昏的街道漂浮着已模糊的人羣

你浮沉是其中之一且被肢解

腦髓仍粘附着語言的銼磨聲

心反芻着權勢的呃氣

而脚趕不上潮流

掉在背後似已走不回來

有時會淺攔，翻身

看看稀奇的天空

「那些鳥兒在傷感裏飛得多自在呵」

在更遠處已是黑暗裏

你繫着一個小小的企望

希望女人今夜好脾氣地

把你檢回去細心的縫合